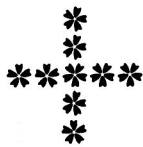


大馬與中共建交十週年的檢討



羅石園



今（一九八四）年六月初，馬來西亞為紀念大馬與中共建交十週年，由外長加沙里率領廿二位官員，及十位工商鉅子組團訪問北平，與中共領袖商討擴大雙方貿易、結束棉戰、和北平切斷對馬共支持等三大問題，對前兩項問題，基於雙方有志一同，自會迎刃而解，但第三項問題，早已成為彼此關係進展的絆腳石，今後能否剷除？由建交十年來的檢討中即可鑑往知來。



（一）大馬與中共建交各有不同的動機

一九七四年五月廿八日，馬來西亞總理拉薩克率團抵達北平，卅一日，與周恩來簽訂大馬與中共建交公報，其中指出：(1)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和平友好關係。(2)不許任何外國侵略、干涉、控制、顛覆。(3)一致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世界任何地區建立霸權和勢力範圍的圖謀。(4)雙方聲明都不承認雙重國籍，凡已取得馬籍的華人，即已喪失華籍，志願保留國籍的華僑，須遵守當地政府法律與社會習俗①。

拉薩克上臺後，不惜放棄前任總理被尊為大馬獨立之父的拉曼絕不與中共往來的外策，斷然赴北平達成建交，其主要企圖，便是為了以此換取中共不再支援馬共顛覆叛亂。在多元民族的大馬居民之中，華人的口僅次於馬人，且在工商企業上又執牛耳。以華人為主的馬共，藉北平的公然支持，號召華人為達成政治地位平等的要求，只有支持它武鬥奪取大馬政權；而華人又自恃擁有雙重國籍，認為俟以華人為主的馬共奪得政柄，他們的政治地位自可相隨提高。以致偏激的華人，或上山投共入夥參加叛亂

註① 入新華社北平電，一九七五年五月卅一日。

，或暗中支助馬共金錢物資及從事顛覆活動，所以北平在與大馬建交公報中，表明放棄雙重國籍，與不許干涉內政，及控制、顛覆，都是爲了滿足大馬要求——切斷中共對馬共叛亂顛覆的支持。

至於第(3)項的反對霸權，此乃中共對大馬所放的長線套索，企圖藉此將反霸統戰伸展至全部「亞西安」國家。當時正值越戰接近尾聲，印支三邦即將變赤的前夕，新、馬於一九六八年即已與蘇俄建交，泰國的蘇俄使館，已由先前的門可羅雀，一變而形成車水馬龍，已與北平凍結外交關係的印尼，對蘇俄亦仍保留外交關係，而非俄之間冠蓋往來頻繁，正是兩國建交的前奏。一旦克宮夥同河內將霸權從印支伸展到「東協」，中共將陷於其南北鉗制之下，沒有擺脫蘇俄控制的自由，遂不得不多方籠絡大馬建交，企求向「亞西安」由一點突破而擴展到全面建交。這便是建交公報中標明反對霸權的重點所在。

(二)北平對大馬的威逼利誘

大馬既明知馬共乃爲中共的螟蛉，北平且公然號召馬華支持以華人爲主體的馬共武鬪奪權，何以仍敢讓中共在吉隆坡設立使館，不惜引狼入室？建交公報中所作的保證分明只是謊言，在印尼與緬甸已有前車之鑑，大馬又何以再蹈覆轍？殊不知中共爲爭取大馬建交，不惜使出威脅利誘而迂迴曲折的種種策略，用以迫使拉薩克不能不墮入其彀中。這從一九六九年大馬大選所形成的華、馬兩族流血衝突後，當時的總理拉曼所著「五月十三日前後」(May 13 Before And After)一書中，即可窺見端倪。其中指出：

- (1) 巫統內部的「過激派」，企圖在巫統與國家內部建立「新秩序」，改變外交政策，使其更接近「亞非集團」；
- (2) 蘇卡諾的思想、金錢和黨徒遍佈，大馬許多巫人領袖已被洗腦，以推翻堅持不與北平往來的拉曼爲目標；
- (3) 大選引發「五一三」種族衝突，是北平一方面以鉅款支持「泛馬回教黨」，打擊「巫統」向華人出賣馬人權利；另一方面又透過華人在野黨，抨擊「馬華公會」，爲取得政治地位，不惜將華人權益予以犧牲。故此大衝突係由中共分別挑撥起種族及宗教情緒而形成。

此一種族衝突，迫使拉曼不得不自動引退，讓拉薩克接掌政權。後者爲遷就巫人「過激派」修改外策的主張，便放棄了拉曼堅持不與中共往來的政策。北平又於一九七一年元月，突然經由「紅十字會」以廿萬美元交吉隆坡救濟水災，繼後又邀請馬商組團赴廣州參加交易會，並針對馬膠滯銷，表明在中國大陸可以開拓馬膠市場。

註② [拉曼回憶錄]，大馬首任總理拉曼(Tunku Abdul Rahman)著，一九六九年九月出版，[馬來前鋒日報]印行。

至大馬商團應邀參加廣州交易會，中共又將他們接到北平，由周恩來親自接見，除表明中共贊同拉薩克倡議的「東南亞中立化」構想而外，並應允大量購買馬膠，以致受邀的巫人工商企業家，無不感到受寵若驚，賦歸後，都力主大馬須與中國大陸建立貿易關係。他們行裝甫卸，中共貿易代表團即追蹤而至，迫使馬政府在毫無考慮的情況下，只得以前迅速的步伐，先行締結「購買大馬存膠協定」，並說明雙方正常貿易，俟北平另派代表團到馬商談^③。

由於大馬經濟命脈的橡膠，當時在世界市場滯銷，馬政府爲了制止削價求售，遂不得不將無法外銷的橡膠承購囤積。在政府感到購膠囤儲形成財政負擔沉重的情況下，對北平將其全部囤膠掃數購買，自然如釋重負。其後大馬與中國大陸正常貿易協定的締結，亦即由此濫觴，也是以在中國大陸開拓大馬產品市場爲主，最初幾年，馬方與中國大陸貿易，都有相當的順差，這又是中共對大馬繼威脅之後，再施以利誘而驅使吉隆坡不得不與它建交的作爲。大馬當軸雖明知這些都是北平安排的圈套，惟已形成了身不由己，只好甘冒危機而墮入其彀中。

(三) 拉薩克將計就計的安排

不過拉薩克決定大馬與中共建交，雖明知乃引狼入室，但也並非甘願作爲待宰的羔羊，而是懷有相當的對策。他在宣佈與北平建交前，即曾邀請蘇俄國會代表團訪馬，並接受俄援核子和平用途與水壩的建設，都顯然含有警示北平與它建交後不敢妄動的用心。如果我們了解北平不惜威脅利誘大馬與它建交，在外交上乃爲了防阻大馬及其「東協」伙伴國接受蘇俄「亞安體系」的推銷，便可了解拉薩克引中共勢力進入大馬，既可造成中俄共爲爭寵而不得不競相向大馬示好，從而讓它從中予以制衡。何況建交公報中所標明的反霸，先已揭示於「尼周上海公報」之中，顯示華府亦贊同其東南亞盟邦與中共聯手反霸。

再者，拉薩克此時又邀請緬甸總統尼溫及印尼總統蘇哈托次第訪馬，更在表明大馬對緬印兩國在與中共建交後所蒙受的傷害，已經了然於胸，斷不會容許其故技重施。又在雅加達召開的「東協」年會中，馬方提出了即將與中共建交的報告，而會議公報更明白指出：「各國外長同意『東協』國家在區域國際立場方面，要加強團結，此種做法，並須繼續努力……」^④。這又在表明大馬與中共建交，已取得了「東協」同意，暗示北平爲了爭取此一區域組織成員國與之建交或復交，須視其在大馬的作爲能否贏得其他成員國的信賴。

註③ 「馬來西亞觀顯」，臺北「中國時報」，一九七一年六月三日，二版，齊簡撰。

註④ 「馬毛建交對東協國家的影響」，本刊，第十三卷第十期，拙著。

更明顯的，爲新加坡正於拉薩克在北平締結建交協定之日，由「東南亞研究所」與倫敦「戰略研究院」出面，召開東南亞安全問題會議，出席的有代表十二個國家的卅一位專家。李光耀總理在開幕詞中指出：「印尼是與中共建交的「東協」第一個國家，由於「五卅」流產政變的痛苦經驗，使各國對與北平建交，都談虎色變。大馬與中共建交，將使「東協」與中共關係步入了新的階段，若無特殊事故發生，其他國家將會步大馬後塵，因爲各國人民，必須學習如何與中共相交，此乃時勢所形成」。接著指出：由於美國勢力的消退，中共現階段的東南亞政策，必須能阻止蘇俄勢力乘機擴張，遂不得不約制自己的活動以籠絡此一區域的國家，藉以堵住蘇俄霸權延伸。此即北平竭力拉攏大馬建交的來由。不過東南亞國家面對此一新形勢，必須努力作成政治協調，切忌互相傷害。唯有團結互助，才能保障區域安全，其最後仍須依賴美國⑤。

李氏這一席話，充分表明了「東協」之所以贊成大馬與北平建交，乃爲了學習如何與中共相交，且斷定中共爲了阻止蘇俄延伸霸權，其在東南亞支援各國共黨武鬥的政策便不敢不改弦易轍，至於其改採挑撥各國互相傷害的陰謀，便只有由各國當軸相互協調而互助團結，方可予以粉碎。這些都是大馬在中共建交前，從國際上所作的安排，尤其是得到了「東協」盟邦的撐腰。而新加坡在大馬與中共建交之日，即召開東南亞安全問題會議，且由李光耀明白警示北平，必須放棄輸出「革命」以顛覆友邦的慣技，同時也提醒吉隆坡，切不可中了北平挑撥國際糾紛之詭計，尤其不可與鄰近的新加坡互相傷害，可謂提壺灌頂的鍼言。

(四)大馬與中共建交的收穫

大馬與中共談判建交，經過兩年多過程，馬方一直是將計就計，除使中國大陸成爲馬膠的世界四大市場之一而外，且於北平公開聲明不再支援馬共叛亂的同時，也約制了馬共電臺抨擊政府的聲浪，吉隆坡更乘機聲言，馬共已失去了北平的支援，從而號召華人放棄寄望由馬共奪權而提高其政治地位的幻想，加入對政府的「效忠行動」——由共黨同路人一變而成爲剿共軍警的耳目。至於砂勝越華人鉅富林鵬壽等廿九人被捕，吉隆坡於取得他們多年來暗中接濟共黨叛亂的口供及其願意效忠政府的保證後，予以開釋，使得當地與共黨暗中勾結的華人都紛紛自首，也迫使砂共不得不主動率領四百多人投誠⑥。這便是馬方與中共進行建交談判將計就計的收穫之一端。

拉薩克在北平與中共締結建交協定後，曾於返抵國門時向廣集機場的廿萬歡迎羣衆，欣然申明北平的保證，並大聲疾呼馬共

註⑤ 「東南亞面對的形勢」，〔中國時報〕，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二日，二版專欄，齊簡航訊。

註⑥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及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古晉專訊。

投降。一般多不了解他何以會相信中共保證？其實這些空言對大馬官民發揮了很大的效果：首先是可以促使力主改變親西方外策轉而接近亞非集團的巫人「激進派」，改變立場而向政府效忠，俾使巫人由分歧而加強團結。這是與北平建交的效果之一；其次是促使在野的華人政黨，樂於參加拉薩克所領導的執政黨聯盟——「國民陣線」，俾能獲得內閣席位的分配，而分享政權。「國陣」原由三黨聯盟，從大馬與中共建交後，迅即擴展到了九黨以至十一黨聯盟的陣容，使此後歷屆大選都能在不靜無波的情況下進行，且執政黨都能大獲全勝，便是由此而來。

至於馬共在大馬與中共建交時的表現如何？它不但毫無投降的跡象，且將叛亂活動迅速升高。當拉薩克起程訪問北平前夕，大馬鄰近泰邊的築路工程隊與護路軍警，竟遭到馬共叛軍的攻擊，造成六十三部車輛被毀，及人員的重大傷亡。當拉薩克與中共簽訂建交協定返國後的第五天，主管剿共軍事的大馬警察總監，且在吉隆坡鬧區，遭到狙擊喪命^⑦。這些都顯示大馬與中共建交所期求的——使馬共在得不到北平的支援情況下，便只有俯首投降，結果適得其反。此是否由於馬共的行動已脫離了北平掌握？抑或是如北平所詭辯的：「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友好，不能影響中國共產黨對各該國共黨的國際義務」^⑧？

誠然，馬共是由中越共合夥培育而成，北平與河內聯合設立於北越和平鮑亞花村的「反美學校」，便是東南亞各國共黨幹部培育的搖籃，馬共藉此淵源，面對大馬與中共建交而形成的威脅，頗有轉而投靠越俄陣營之可能。但據一九八一年逃離大陸回到大馬投誠的馬共主席穆沙阿末（Musa Bin Ahmad）透露：馬共在北平設有組織機構，經常與中共中央舉行雙邊會議，將決定的鬭爭策略路線，傳達給大馬山區馬共基地執行^⑨。由此可見北平在籠絡大馬與它建交的同時，又支使馬共蠢動，正是為了表明它爭取大馬建交，只在阻止吉隆坡倒向越俄而與它為敵的暫時手段，斷不會影響它支援馬共奪權的長程目標。

（五）馬新領袖合力拔除了北平的暗箭

自印支變色，越共由蘇俄支使併寮侵棉，從而與北平由暗鬪化為明爭且大動干戈以來，中共為拉攏「東協」國家與它聯手反霸，便不能不約制「亞西安」各國共黨將叛亂顛覆行動降低，甚至集體投降。不過它在馬、新兩國所安排的暗箭，如果不是被兩國當軸發覺消除，受到傷害的又何止於馬、新！

註⑦ 同註④。

註⑧ 「北京與馬共關係」，〔南洋商報〕，一九七一年八月廿四日，巴里撰。

註⑨ 「馬共主席投誠經緯及其啓示」，本刊，第廿卷第六期，拙著。

一九七六年五月，新總理李光耀應邀訪問北平。其時北平當權的華國鋒在歡迎致詞中，指出中國大陸與新加坡居民血肉相連而密不可分，所以對新總理李氏的到訪，無須計及雙方有無邦交？顯示中共邀他訪問的陰謀，乃在使大馬及「東協」其他國家懷疑新加坡已暗中成爲中共赤化此一區域的立足點，從而形成新加坡在「亞西安」的孤立。所幸李氏在答詞中表明：新加坡與中國大陸人民，固然多是炎黃裔胄而血肉相連，不過新加坡人民則認爲「遠親不如近鄰」，視「東協」鄰邦的友誼，比中國大陸尤爲重要^⑩。這一席話，便已將中共的陰謀戳穿，祛除了大馬諸國對新方與中共具有特殊關係的懷疑。

更重要的，爲李氏應邀訪平的當時，即由保安單位秘密破獲共黨地下組織，逮捕了重要共犯五十人。至李氏從中國大陸返國，立即將這批共犯及其罪證予以公開，其中有共犯十名乃爲大馬公民，都移交給吉隆坡審訊。綜合他們的供詞，指出了中共在香港設有對馬共的指揮機關，每一次在馬、新的叛亂顛覆行動，都是接受在港機構的指揮，尤其在大馬設有新共的據點，而馬共的據點則設在新加坡，且在新活動的馬共要員，不僅被馬政府視爲馬來族文化鬪士，其爪牙更滲透到「巫統」核心，甚至在拉薩克當政時被列爲首相的「宮庭衛士」。他們所負的重要任務，除製造華巫兩族糾紛而外，並著重於挑撥新馬兩國領袖不和^⑪。

以巫人爲主的大馬、和以華人爲主的新加坡，不但在地緣上唇齒相依，且兩國的居民無論巫人華人，都有很多叔侄甥舅兄弟分居在兩國。但自獨立以來，兩國繼政治分家後，又有航空公司及貨幣等一連串的分家。至大馬出現了「民行黨」，新加坡亦有「巫統」黨，都在大選時以民族立場爭取選民。前者在新加坡是執政黨；後者在大馬爲執政黨聯盟的核心，遂被認爲馬新兩國當軸都具有從選場奪取鄰邦政柄的居心，兩國執政黨都延伸到鄰邦便是明證，至新加坡「巫統」主席沙末·伊斯邁因共謀罪被捕，始悉他們確實負有共產國際挑撥兩國關係的任務^⑫。繼後兩國當軸頓然化除畛域，由相互訪問而形成推讓合作，便是由此而來。

中共對新馬所安排的另一枝暗箭，則爲與大馬的直接貿易，企圖藉此造成一向爲中國大陸與大馬交易轉口的新商向隅。按新方對中國大陸貿易雖年年出現逆差，惟新商可從中國大陸貨的轉口而獲得利潤^⑬，所以大馬與中國大陸直接貿易，新商便無轉口利潤可圖。不過馬政府鑒於中共的「革命」輸出乃隨貿易夾帶而來，由政府出面組成的與中國大陸貿易機構——「國家企業公司」，既難於適應消費與推銷者的要求，且在港口作業方面，亦無法企及新加坡，以致很多貿易仍須由新轉口。在此情況下，中共這枝暗箭，亦並未傷害到馬新雙方。

註⑩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二版。

註⑪ 「李光耀的肅清共黨行動」，《中國時報》，一九七六年六月九日，二版專欄，駐港特派員康銘叔撰。

註⑫ 「新、馬面臨的共產滲透危機」，本刊，第十卷第八期，拙著。

註⑬ 「李光耀訪問北平的評估」，本刊，第五卷第十期，拙著。

(六) 馬共主席從中國大陸返馬投降的啓示

大馬與中共建交的主要企望，著重在換取北平對馬共切斷支援，迫使馬共在剿共軍事壓力下，外援斷絕，國內又沒有同路人予以支助，便只有俯首投降。這其間，在大馬居民中佔大多數的華人，能否不再響應北平號召與馬共暗通聲氣？又爲主要關鍵。誠然，在大馬與中共建交後未及半年，馬共陣營即告大分裂，新派馬共到處懸掛紅旗及張貼標語，攻擊舊馬共在陳平領導下，已採取修正路線而成爲毒草，必須加以澈底清園。據當時大馬內政部長加沙里指出，馬共已分裂爲三派：一爲陳平領導的舊馬共；二爲馬共革命派；三爲馬列派^⑭。

一般或認爲馬共所出現的反對派，既然大肆抨擊一直倚靠中共扶植且已托庇於北平的陳平，顯示此兩新派已琵琶別抱，至少也不會對北平馬共是瞻，無怪當時大馬總理拉薩克表示：「馬共內鬪對我們大有好處，它們的爭衡，將把對付我們的鬪爭攔在一邊」。但「海峽時報」記者發現：馬共馬列派的宣言，「顯然是從中文原稿翻譯成印尼式的馬來文」。由此不難推知此派反陳平的馬共，亦是由北平延伸而來。至一九八一年，在北平接受庇護廿多年的馬共主席穆沙阿末携妻回馬投誠，並公開宣佈馬共領導層在中國大陸的工作情況，更顯示出馬共與中共之間的關係深切，在吉隆坡與北平建交後，並未疏遠^⑮。

據穆沙指出：(1)他是於新馬獨立前，爲爭取人民的自由獨立及待遇公平而加入共黨的，至一九五四年退出馬泰山區後，升爲聯隊指揮官，繼後擔任中委會主席，以印人巴藍爲副主席，大權則操在聽命於中共的總書記陳平手中；(2)一九五六年，他們即被召前往北平，一方面在重慶「馬列學院」研究共產主義理論及實際行動；一方面代表馬共在海外與共產國際週旋，曾經赴俄出席過國際共黨會議，並訪問過河內及阿爾巴尼亞；(3)馬共在北平設有組織機構。經常與中共中央舉行雙邊會談，於作成鬪爭策略路線決議後，再傳達至馬泰邊區馬共基地依照執行；(4)經常來往於北平的馬共份子全屬華人，衆所週知的全由馬人組成的馬共第十團，則無人到過中國大陸；(5)中共訓練東南亞各國共黨幹部，一般都是嚴格隔離，唯獨對馬共與泰共及新加坡馬共人員，則視同一體^⑯。

由此可見中共與馬共的關係，並未因吉隆坡與北平建交而造成疏離。從一九七四到八一年穆沙返馬投誠，始終是從北平經由

註⑭ 「從北平看馬共分裂」，本刊，第十卷第四期，拙著。

註⑮ 同註⑯。

註⑯ 同註⑯。

馬共流亡組織的聯席會議作成鬪爭路線決定，再傳達到馬共基地執行。尤其是中共將馬共泰共視同一體，無怪馬泰邊區共黨叛亂，雖經兩國聯防進剿，始終無法弭平。穆沙又稱，他的回國投誠，乃由於早已與馬政府秘密聯絡，最後始得隨策反者從中國大陸逃回。惟就中共統治下的重重鐵幕看來，一名外國人携眷潛逃頗不容易，且當時馬內長加沙里透露：越共企圖在馬共的三派之中，爭取一派支持，但由於此三派馬共雖然對立，惟都聽命於北平，以致越共企圖未遂^⑩。由此可以推知穆沙返馬，實乃奉中共之命回到馬共基地，原為阻止馬共脫離離心，後因受到政府工作人員的策反，才決然棄暗投明。

(七) 雙方謀求擴展經貿的難關

北平對大馬華人的立場如何？是否已履行建交公報所稱：放棄雙重國籍，及志願保留國籍的華僑，須遵守馬政府法律及社會風尚？這從鄧小平訪馬時對大馬總理胡仙翁表明的態度可見端倪。鄧某說：凡未加入外國籍的華人，中共都視為公民——連被稱為無國籍者亦不例外，北平都一體保護支持；且稱中共如果聽任華僑在外國受到不平等待遇而不顧，便會受到世人譏評。他並警告胡氏，謂大馬華人認為他們受到種族歧視^⑪。中共對大馬視為馬共淵藪的華人立場如此，無怪胡仙翁於送走鄧小平後，在記者會上重申大馬消滅共黨的決心，並表示此項國策，斷不會因與共產國家的往來而改變，亦即說明與中共建交，並無助於促使馬共亦如砂共的集體投降。

近年來中共對大馬華人的態度如何？據吉隆坡獲悉，中共對大馬華人憑回鄉證即可出入中國大陸，無論他們已否取得大馬國籍，都可經由香港某些旅行社取得回鄉證在中國大陸通行，在護照上不留痕跡，以致馬政府於本年三月間，將未經批准而私訪中國大陸的華人公民五十三人護照吊銷。副總理兼內長慕沙且透過訪馬的中共外長吳學謙，要求北平就此種情事與大馬合作，加以阻止；繼後並進一步宣佈：如再私訪中國大陸將被取銷公民權。吳某則否認北平曾對華裔馬人發出過還鄉證便於他們入中國大陸探親，另復表明中共與馬共之間，只保持道義關係^⑫。

至今年六月初，大馬前外長加沙里率領代表團訪問北平，慶祝雙方建交十週年，檢討過去及討論今後增進關係的諸般問題。當前的大馬與中共都正著眼於爭取外資與科技的投注，俾便加強經建。尤其大馬總理馬哈迪所提出的「東望政策」，致力於擺脫

註⑩ 「南洋商報」，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四日，一版。

註⑪ 「鄧小平訪問『東協』三國的評價」，本刊，第十八卷第三期，拙著。

註⑫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廿四日，三版刊載入美聯社V吉隆坡電。

過去大馬處處仰賴西方經技支援，轉而向亞洲國家求助。東京與漢城既屬它爭取的對象，臺北的中小型工廠設備與技術，亦不斷輸入吉隆坡。與大馬建交已歷十週年的北平，當然不會放棄開拓大馬市場的機緣。所以加沙里率領的訪問團，除廿二位官方代表而外，另有十位工商企業家隨行，可見雙方對拓展貿易的重視。

惟據事後馬副外長卡迪法希向國會報告時透露：加沙里訪北平時曾指出雙方貿易，在中國大陸輸馬貨品方面，仍是通過香港及新加坡的中間人，並未經由大馬專為對中共貿易而設的「國家企業公司」（簡稱「國企」）。對此一問題，北平應允將一宗價值七十萬美元的貨物直接售予「國企」，而大馬商家也已與中共有關機構簽署了八億美元的投資諒解備忘錄。不過卡迪法希又表示：胡耀邦對加沙里所提中共黨方須斬斷與馬共關係的要求，加以拒絕，只允降低為道義和政治上的同情，以致大馬政府在此情況下，斷不會擴大與北平的雙邊關係^②。在此同時，中共駐大馬大使陳抗表明：北平擬購買更多的大馬產品，包括沙巴的天然氣和納閩出產的熱鐵塊，並透露過去大馬輸往中國大陸的乃為樹膠、木材、可可、棕油；中國大陸輸馬的為食品、紡織品和機械與電子設備，雙方上年的貿易總額為三億五千萬美元，大馬居逆差地位^③。此與大馬在雙方建交初期享受貿易順差的情況相較，可見吉隆坡與北平擴大貿易，並未佔到便宜。

(八) 結論

大馬與中共建交以來，由於吉隆坡已洞燭北平的陰謀而將計就計，在多元民族團結方面，已將執政黨聯盟由三黨而擴大陣容。此後的歷屆大選，在平靜無波的情況下，執政黨都能穩操勝券，並且在競選宣傳上不再觸及民族敏感問題。至於以華人為主的馬共顛覆叛亂活動，因北平聲明放棄雙重國籍，使馬籍華人已了然於再得不到中共的撐腰，即無須幻想依賴其代理人馬共為他們爭取政治地位平等，馬共在失去同路人之後，便只有困守山區。

中共為情勢所迫，不得不籠絡「東協」與它聯手反霸；但在此一區域組織一再要求它斷絕對各國共黨關係的情勢下，又不敢不表明對各國共黨只保持道義與政治聯繫，不再給予支援。雖然這些只是空話，但對馬共的士氣鬪志打擊頗大。加上泰馬聯防剿共及泰共的紛紛集體投降，更使馬共不得不在頹勢下由分裂而重謀團結，這便是馬共主席在北平接受庇護廿年後，又回到大馬投誠的來由。至於北平與「東協」聯手反霸之主要目的，在於迫使侵棉越軍撤離，俾中共又可藉棉共復活後再由高棉向泰馬輸出戰

註② 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四年七月廿、卅日，三版，吉隆坡訊。

註③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四年七月廿九日，「星期特刊」。

爭。惟「東協」對此亦早有防堵的計劃，其最顯著者即為促使非共棉人抗越的兩派勢力，由宋山及施亞努代表加入「民主高棉」流亡政權，並組成三邊聯合政府。大馬對此出力最多，顯然含有防患於未然之用意。

中共謀與大馬擴大貿易與經技交流，係以爭取巫人工商界合作為主。但由於吉隆坡已深切了解馬共在北平指示下，已由爭取華人入伙而轉向巫人，並將爪牙伸入回教極端派及各民衆社團，所以對北平的經貿釣餌，亦專設有研究會，俟慎重研討後，才肯予以實施，是以雙方今後的經貿關係，恐難出現突破性的進展。

「中共違反人權實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為全面性分析中共政權迫害大陸同胞的暴政，特編纂「中共違反人權實錄」一書，內容包括中共對知識份子、宗教人士、少數民族、政治上的異己份子等迫害情形，以及近年來中國大陸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運動資料，撰述兼詳，全書達同圖片約二十餘萬言，25開本，三百餘頁，歡迎惠購。

每冊實售：新臺幣 一〇〇元
美金 五元

郵資另加：國內（郵掛）新臺幣十二元
國外平郵 美金三元

航空 美金七元五角
郵撥帳號：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